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海 屯 行 纪
鄂 多 立 克 东 游 录
沙 哈 鲁 遣 使 中 国 记

何 高 济 译

K928.9/33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何高济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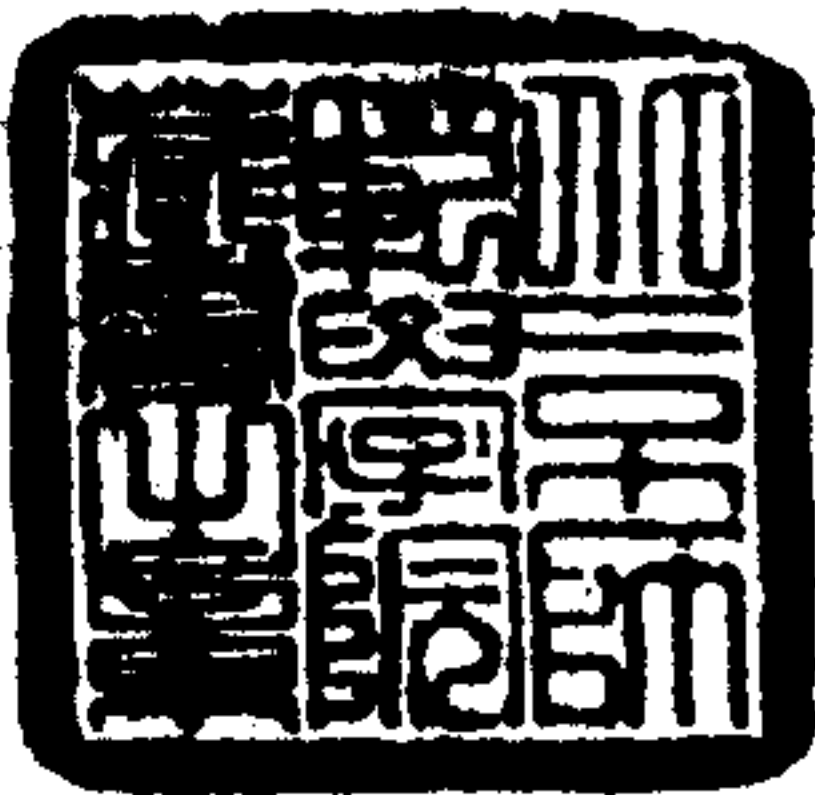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5032

中华书局

1981年·北京



835032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海 屯 行 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何 高 济 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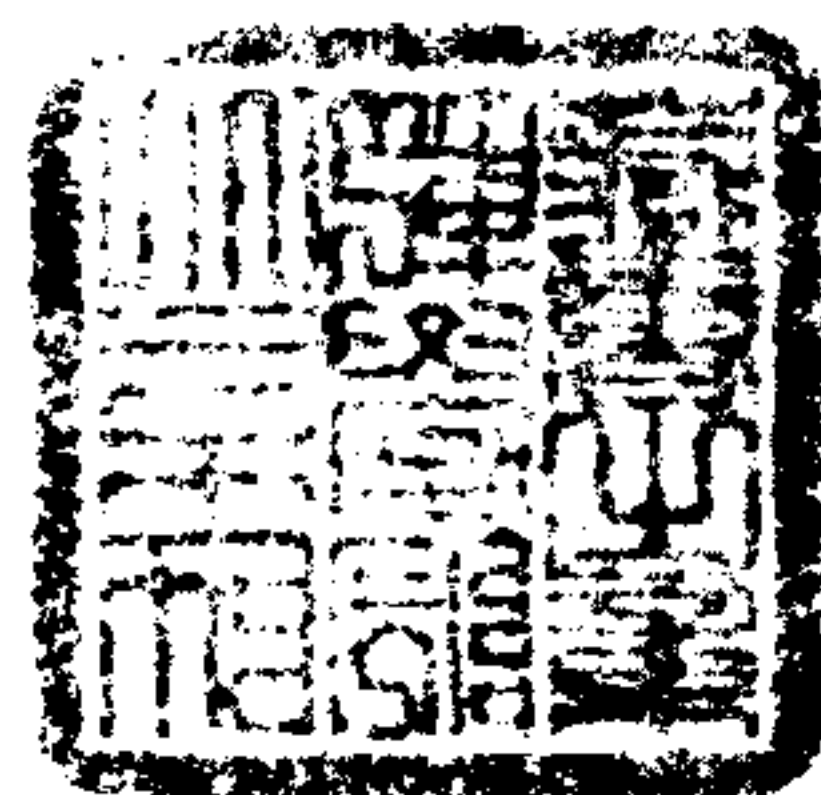
*

787×1092 毫米 1/32 · 5 印张 · 84 千字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6,5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953 定价: 0.48 元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编辑例言

一、本《译丛》辑译国外有关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名著。凡古代外国的使节、僧人、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学者等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日记、传记、地志、专著等重要文献资料，及近代外国学者关于中外关系史方面的重要研究著作，均在收辑之列。

二、译稿尽可能根据原著的最可靠版本进行翻译。翻译时可据我国读者的需要，对原著采用全译或摘译；必要时加上译者注和译者按语。

三、本《译丛》不定期出版。根据译文长短，或数篇为一辑，或单篇为一辑出版。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八月

总目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编辑例言

海屯行纪.....	1
鄂多立克东游录.....	23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91
人名、地名索引.....	139

DB37/20

海屯行纪

[亚美尼亚]乞刺可思·刚扎克赛著

何高济译

J.A. Boyle: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64, 9.

目 录

一、中译者前言.....	3
二、英译者波伊勒序言.....	9
三、海屯行纪.....	11

中译者前言

1254—1255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蒙古《行纪》，原文为亚美尼亚文，收录在乞刺可思·刚扎克赛（Kirakos Ganjakeci，曾为海屯的随员）的《亚美尼亚史》中。它的第一个俄译本为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ky）所作出，刊于1822年《西伯利亚杂志》。法国学者克拉普罗斯（Klaproth）和布罗塞（Brosset）各自又从俄文译为法文，1874年俄国潘特卡诺夫（Patkanov）再据法文译为俄文。最后，俄国学者布列资须奈德（Bretschneider）参照各家的译文，把这部《行纪》转译为英文，收在他的名著《中世纪研究》中。我国学者张星烺和唐长孺的中译文都是从布氏的英译文所译出，前者的译文见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辅仁大学版；第三册中华书局版）；后者的译文载于《国学论衡》1935年6月号，题目是：《海桑东游录》。

布列资须奈德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他在准备《海屯行纪》的英译文时曾查阅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中外历史文献，对研究我国新疆和中亚的史地有所阐述和创见，因此，他的译本无疑地是诸译本中最好的一个。然而，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文仍然存在着两个缺点。首先，布氏不是直接从原亚美尼亚文进行翻译和研究，他所依据的仅仅是一些译本和再译本，而且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行纪》中有关地理的部分，其他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的则加以删略,使人不得见其全貌。其次,布氏译文刊出后至今已近八十年,这个时期内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在中亚史地研究方面又有一定的进展,布氏遇到的问题已有可能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鉴于这两点,英国学者波伊勒(J.A.Boyle)根据1961年在埃里温刊出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把《海屯行纪》再译为英文,题为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发表在《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4年9月号上,全名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出使大汗蒙哥宫廷行纪》。值得称赞的是,波伊勒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哈密尔顿(Hamilton)^①、克劳松(Clauson)^②的文章,对《行纪》中有关中亚史地部分作了详细的考释,另外,对非史地的部分他也作出了阐述。不久前,我们为整理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地名》,曾参考了这个英译本。

对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说,《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它字数不多,但如地理学者贝兹利(Beazley)所指出,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其他行纪。贝兹利特别注意海屯回程的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几乎不同于所有别的中世纪旅行家所采取的路线,因此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我们看到,海屯回程时著录的地名,比同时期任何旅行家记录的地名都要多,如果把他的归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在我国新疆境内为第一阶段,从新疆下至锡尔河右岸为第二阶段,再从锡尔河

①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P (《通报》), XLVI/1—2。

② Clauson: "The Name Uyğur", JRAS (《皇家亚洲学报》), Parts 3 & 4, 1963。

经波斯到亚美尼亚为第三阶段,那么,他一共记下了五十九个地名,其中除第二阶段外,第一和第三阶段的地名大部分都可考证出来。下面我们根据波伊勒的新译文来考查一下海屯在新疆的行程。

离哈刺和林后,海屯于三十天内抵达一个叫做 *Gumsyur* (*Ghumsgur*) 的地方,据伯希和的考证,该地即《元秘史》中的胡木升吉儿 (*Qum-Sengir*),《元史》中的横相乙儿,贵由西行时死去之处。*Qum-Sengir* 在突厥语中义为“沙岬”,伯希和认为应在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可能在它停止从北向南流并向西急转之处。

从胡木升吉儿,海屯一行人抵 *Berbalex* (*Berbaligh*)。Ber, 突厥语训为“独一”,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唐代的独山守捉,元代的独山城,据《元史·哈刺亦哈赤北鲁传》,独山在别失八里东不远,为北来之要冲,成吉思汗西征所经之地。哈密尔顿考证它为今木垒,在古城东五公里。由该城西行即畏吾儿都城 *Bešbalex* (*Beshbaligh*),《元史》中有别失八里、别十八里、别失八刺哈孙等译。Besh 为突厥语之“五”,*Beshbaligh* 义为“五城”,约在今济木萨,有人以为遗址即古城。

从别失八里抵 *Arlax*。*Arlax* 为《世界征服者史》中之 *Yarlıy*,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波斯长度名,约合三英里余)。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之耶勒守捉,在轮台(乌鲁木齐)以东一百八十里,约相当于今之柏杨驿。又抵 *Küllug*,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俱六守捉,在耶勒西八十里,约相当于今之阜康。由此又抵 *Engax* (*Engagh*) 和 *Janbalex* (*Janbaligh*)。前一地当在阜康西不远,无适当对音。后一地即元代之彰八里,

昌八里、掺八里,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张城,在轮台(乌鲁木齐)以西一百五十里,近今天的昌吉。从彰八里到 Xutápây (Khutapai) 和 Angibalex (Angibaligh), 前者为《元史》中之古塔巴,今地图作呼图壁,后者为《元史》中之仰吉八里,城在今玛纳斯附近。据《西域图志》和《西域水道记》的记载,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墟旧基,曰阳巴勒噶逊,当即元代之仰吉八里,巴勒噶逊=八刺哈孙(Balaqasun),蒙语“城”,与突厥语 baligh 同义。十一世纪喀什噶里(Kashghari)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著录这个地名为 Yangi Baligh,义为“新城”,可断定该城的兴建系在蒙古人崛起之前。

海屯接着叙述说,他们进入突厥斯坦,进抵 Ergoporug 和 Dingabalex、Pulad 等地。Ergoporug (Yergopurug),哈密尔顿把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疑即《西域水道记》中之济尔噶朗,在乌兰乌苏之西,一为河名,一为地名,乾隆二十二年(1757)雅尔哈善曾驻军于此。Dingabalex (Dingabaligh)当即精河城,旧城址在今精河境内。至于波斯史家和西人游记常提到的 Pulad、Bolât (波斯语“钢”),在元代有普刺、不刺、孛罗等译,其确切地址众说纷纭,但从海屯的行程看,它只能在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可能在今三台。拉施特《史集》记哈刺不花和阿鲁忽在一个叫做苏特库耳(Süt Köl,赛里木湖)之地的 Pulad 城附近交锋,可证明 Pulad 在赛里木湖畔。卢不鲁克说,不里(Buri)的日耳曼奴隶在 Bolât 挖掘金子和制造武器,但卢不鲁克走的是一条偏北的道路,并未亲抵 Bolât,不能证明该城在博罗塔拉河谷。

经苏特库耳(突厥语“乳海”,我国史书中之天池),海屯一

行人抵 Alualex 和 Ilanbalex 前一地名,布列资须奈德已疑为 Almaligh,即《元史》中之阿力麻里、野里麻里等。波伊勒更进一步解释说, Alualex 可能是誊写者对早期的 Alvalex 的异写,原 Almalex 的讹误,其中 v 和 m 常混淆。这座闻名中外的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经黄文弼的实地调查,其遗址当即今霍城东北不远的古城,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西距霍城 13 公里。其范围甚大,北抵克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 5 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①黄文弼的考察并非新发现,该遗址已为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所提及,特别是察合台后裔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墓),徐松更有明确记载:“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科河发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营屯头工田,左疏渠一,回民濬为水磨,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吐呼鲁克吐木勒罕 (Tughluk Timir Khan) 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之另译,徐松引回人库鲁安书,简略地介绍了吐呼鲁克吐木勒罕生平,并说他“在位十年卒,有满克国回部长以橐驼四十负满克国土为建此冢,覆以碧琉璃,刻墓门。”徐松和黄文弼似均未见十五世纪杜格拉特 (Dughlat) 族人米尔咱·穆罕默德·海达尔 (Mirza Muhammad Haidar) 的《拉施底史书》(Tarikh-i-Rashidi), 其中记察合台汗国的名城说:“另一名城是阿力麻里 (Almaligh), 它至今仍有名。吐呼鲁克·帖木耳汗(Tughluk Timir Khan)之墓在那里,尚有该城繁荣的[其他]遗迹。汗墓的圆顶是令人瞩目的,高大且有装饰,而在墙上刻有铭文……尽我所能记忆,该圆顶上所写之

^①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 10。

日期为七百六十余年。”这个记载从文献上确证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就在阿力麻里。吐呼鲁克死于回历 764 年，西历 1363 年，黄文弼转引阿不哈即《蒙古史》所记的日期是 762 = 1362 年。

从阿力麻里西南行抵 Ilanbalex (Ilabaligh), 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的亦刺八里，城在伊犁河畔。然后渡过 Ilansu (伊犁河)，越过 Tōros 山的分支，海屯一行人抵 Talas (答刺速)，今中亚之江布尔(Jambul)，经中亚和波斯返回亚美尼亚。

根据上述，我们看到，海屯走的道路正是汉唐以来的天山北道。成吉思汗西征和丘处机西行，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耶律大石和常德则在西行时经过额敏河流域，他们走的应为更北的道路。

波伊勒认为，海屯对博物学的贡献决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甚至“无稽之谈”都有意义和价值。例如，海屯记载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对一些地区盛传的野人形迹，提供了文献的根据。他提到的狗国，不仅属于民间传说和神话，在元代还实有所指。《黑鞑事略》记蒙古东北有“那海益律子”，注曰“即狗国也，男子面目拳块而乳有毛，走可及奔，女子侏丽，鞑攻之而不能胜”；又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戊申，“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付狗国戍军”。这里的狗国，很可能指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因此，1284 年元朝的统治应已及于北极。

为开展蒙古史、中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现据波伊勒的英译文将《海屯行纪》重译，供读者参考。

中译者 1980 年 8 月

英译者波伊勒序言

1254—1255年海屯王经中亚的旅行，由乞刺可思·刚扎克赛收录在他的《亚美尼亚史》中。这个记载，很容易从布列资须奈德的略加删节的英译中得到。他的译文系根据阿古丁斯基、克拉普罗斯、潘特卡诺夫和布罗塞等早期译文的对照而作出。在他的详尽注释中，布列资须奈德令人钦佩地，确实尽量地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中国的、伊斯兰的、欧洲的。然而，在今天，当巴尔托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等学者的著作，大大扩充了我们对中亚的地理历史知识时，重新审订近八十年前俄国汉学家遇到的考释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刻多半已经来临。哈密尔顿的近期研究，本译文所依据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于1961年的出版，使这项工作变得容易。

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说，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一开始便得到承认。贝兹利描写它是“一部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其他行纪的书，在这个充满新觉醒活动和无限冒险的时代，尤其如此”。他特别注意海屯的回程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异于几乎所有其他中世纪行纪，因此理应受到比它平常受到的更大重视”。事实上，这条通过畏吾儿地的路线，好象是条通道：成吉思汗的契丹丞相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及史家志费尼，来去都是走的这条路。只有迦儿宾和卢不鲁克采取的是一条偏北的路。海屯下至锡尔河右岸的行程，多半是他在旅行中

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他和迦儿宾的这段行程相同，后者仅提到两个地名，但他却提供了十六个地名，其中一些，只是由帖木儿时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其中八个，则仅见于这位亚美尼亚旅行家的行纪。

他对博物学的贡献，毫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他和卢不鲁克同时最早提到“忽兰”，即蒙古野驴；他是唯一提到野驼的中世纪旅行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荣幸地早于普列兹瓦尔斯基六百年就发现了普列兹瓦尔斯基马。至于佛教，他比同时代的卢不鲁克提供的情报要少些，但他提到历史上佛的名字，却比马可波罗要早，并且他知道弥勒佛，未来的佛。甚至“无稽之谈”也有含义和价值。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也有其他作家提到，多半能有某种合理的解释。长毛狗及其人妻，必定属于西伯利亚的民间传说，总之可以追溯到八世纪。而象树那样生长在“沙岛”上的“珍贵骨头”，只能指的是今天仍能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北极岸外、新西伯利亚群岛等地采集到的象牙化石。

海屯行纪

虔诚的和热爱基督的亚美尼亚国王、居住在西里西亚 (Cilicia) 息思(Sis)^① 城的海屯 (Het'um), 原先曾派遣他的兄弟和元帅仙拍德 (Smbat), 携带礼物和贡品, 入朝贵由汗。仙拍德获得恩宠及嘉赏的诏旨, 已离贵由返回。但当蒙哥汗登基之始, 伟大的父王^② 和大将军拔都, 派人召海屯王去见他和蒙哥汗。拔都率无数的兵马, 驻于北部地区、宽深的阿的勒 (Et'il)^③ 河畔, 该河流入里海。敬畏拔都的海屯, 因害怕他的邻人突厥人 (其君主称为希腊的算端^④, 名叫阿撒丁 [Azadin]^⑤), 就偷偷地乔装出发, 这是由于, 他援助鞑靼人而遭到他们的忌恨。他匆匆越过他的国土, 在十二天内抵达卡儿思 (Kars) 城。拜见过驻东方^⑥ 的鞑靼军统帅拜住那颜 (Baču Nuin)^⑦ 及其

① 小亚美尼亚的首都, 拜占廷的 Flaviopolis, 即 Flavias, 息思是当地的名字, 今天的科赞 (Kozan)。

② 指拔都, 即国王之拥立者, 这样称呼, 显然因拔都对蒙哥登基起了决定性作用。

③ 即伏尔加河。Atil, Etil 之名可追溯到六世纪。突厥人抵达伏尔加河流域时采用了它, 也许源出撒尔马提语 (Sarmatian)。迦儿宾提到“Ethil 大河, 鞑靼人称之为伏尔加。”

④ Horomoč Sultann, 即鲁木 (Rūm) 的算端。

⑤ 即也速丁·凯迦乌斯二世 ('Izz-ad-Din Kai-Ka'us II) (1245—1257)。

⑥ 即西亚, 指中东。

⑦ 拜住那颜是西亚蒙古军的统帅, 接替绰儿马罕。

他大人,得到了他们的礼遇后,他在阿雷山 (Aray) 前、阿刺格康恩 (Aragacotn) 的瓦尔丹尼斯 (Vardenis) 村停留,寄宿于曲儿忒 (Kurd) 的王府内。曲儿忒是亚美尼亚族人,信仰基督教,其子是瓦西 (Vačē) 和哈散 (Hasan),其妻是马米柯尼 (Mamikonian) 族的荷列撒 (Xorišah), 马兹般 (Marzpan) 的女儿,阿思兰别 (Aslan Beg) 和格利哥尔 (Grigor) 的姊妹。〔海屯王在这里等候到〕他的宫室送来朝贡用的礼品,这些礼品,是他的父王,当时已年迈的诸王之王孔士坦丁 (Kostandin), 还有他的儿子、留下来摄政的列昂 (Leon) 和拖罗斯 (T'oros), 给他捎去的。因为,他的虔诚的皇后,名叫撒伯勒 (Zabēl), 翻译过来是伊利莎白 (Elizabeth), 意思为“上帝的安息日”^①, 已经去见基督,确如她的名字,她的长眠是上帝的旨意;〔她是〕大慈大悲的,穷人的朋友;〔她是〕头一位加冕大国王列昂 (Leon) 之女。

大主教孔士坦丁 (Kostandin) 得知海屯旅途平安,到达大亚美尼亚,他也差遣出教长雅各 (Yakob), 这是个能言善辩、有学识的人。为友好团结之故,他们先曾派他去见统治亚洲疆域、日趋强大的希腊国王约翰 (John)^② 和他们的主教。到达后,用《圣经》中的哲言,他经受住希腊公众的质询,因吾人称基督为一性,彼辈谴责吾人为欧提恰教徒 (Eutychians, 称基督为合人神一性之说者)。但他用哲言〔和〕《圣经》把基督表现为神和人,在两种〔形式〕中完美无缺,莫可名状地谐和,

① 事实上, Elizabeth (Elisheba) 义为“凭上帝发誓”。

② 即尼撒埃 (Nicaea) 的拜占廷皇帝约翰三世杜加斯·瓦特兹 (John III Ducas Vatatzes), (1222—1254)。

既没有破坏神性,也没有混同于人性,在一性中显得光灿,行为既象神,又象人。辩论还涉及到“上帝之圣母”[这句措词],据传播福音者约翰的明证,吾人认为此话与基督有关。举凡彼辈于吾人之信仰中,所能发现之其他疑难,他均以虔诚的言词和《圣经》中的证据,一一予以剖明,然后,使彼辈头脑内产生与吾族团结友爱之意,他体面地离开彼辈返回。

前去的[还]有主教帖尔斯蒂潘诺斯(Tēr Step'anos),还有教长穆锡帖尔(Mxit'ar),他来自东部地区的斯克威莱(Ske-wray),^①以及拔都的使者、教士巴儿西格(Barseγ);随他同去的是独身教士拖罗斯(T'oros),及国王的牧师卡拉柏特(Karapet),后者是个文雅、和善、有学问的人,尚有许多王公。

国王带着这些人,通过阿勒班尼人(Albanians)的国土和打耳班(Darband)门,即柯尔(Čor)寨,进见拔都及其子、信仰基督教的撒里答(Sartaq^②, Sart'ax)^③;他受到他们的优礼相待。他们遣他从里海外一条很长的道路去朝见蒙哥汗。

马列维月6日,也就是5月13日^④,一行人离开他们,渡过阿叶黑(Ayex)^⑤河,到达位于拔都和蒙哥汗中间的地方^⑥;

① 斯克威莱(Skewray、Skevra)修道院位于塔速斯(Tarsus)西北的兰布隆(Lambron)堡附近。

② Sartaq 是蒙古人对穆斯林的一种称呼,见伯希和《金帐汗国札记》,页34。

③ 据卢不鲁克说,撒里答拒绝取基督教的名字,见柔克义《卢不鲁克行纪》,页107、116。

④ 在1254年。

⑤ 突厥语 Yayıq,指乌拉尔河。这个名字自然出现在突厥之前,可追溯到拖烈美(Ptolemy)。见克劳松《突厥和蒙古研究》,页124—125,伦敦,1962。(《元秘史》中之扎牙黑河——中译者注。)

⑥ 可能指楚河流域的某地。

他们渡也儿的石河 (Ertič)^①, 进入乃蛮 (Nayiman) 国土; 经哈刺契丹 (Xaraxatay)^②, 入塔塔儿地 (T'at'arastan), 在火里月 4 日, 即 9 月 13 日, 十字架献祭节, 他们朝见威凛之蒙哥汗。进献完贡礼, [国王] 获得汗之恩宠。他停留五十天, 得到一道盖有御玺的诏书, 内容称: 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汗还颁给他一纸敕令, 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

第五十天上, 也就是撒合米月 23 日, 10 月 1 日, 他离开蒙哥, 在三十天内抵达胡木升吉儿 (Tumsyur)^③。然后, 他到达别儿八里 (Berbalex)^④, 又至别失八里 (Bešbalex),^⑤ 抵一沙磧, 其中有一丝不挂、仅头上有毛发的野人, 妇女的胸乳极大且长; 他们是哑的^⑥。还有黄黑色的野马^⑦, 黑白色的骡

① 突厥语 Ertiš, 今额尔齐斯, 即黑额尔齐斯, 它实为乃蛮的西境。

② i xaraxatayn。可能为 i xaraxatayēn “从哈刺契丹”之讹误, 因为渡过额尔齐斯河后, 一行人把哈刺契丹留在身后, 并进入蒙古地。

③ 突厥语 Qum-Sengir, “沙岬”, 《元史》中之横相乙儿。(贵由去世之地——中译者注。)《元朝秘史》作胡木升吉儿。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 页 196—197, 伯希和-昂比斯译的《圣武亲征录》, 页 315—316。据后者, 胡木升吉儿应沿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 可能在它停止从北向南流, 并向西急转之处。

④ 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代的蒲类, 今木垒, 在古城东五英里。见《钢和泰写本考》, 《通报》 XLVI/1—2。

⑤ Beš-Balīq (“五城”), 畏吾儿都城, 相当于今天的济木萨, 在古城西北不远。

⑥ 迦儿宾也谈到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他们是回教作家提到的 nasnās, 据尼咱米阿鲁迪 (Nizāmi-yi-'Arūdī) (见布朗译《尼扎米的四篇对话》, 伦敦, 1925) 说, 这是“一种住在突厥斯坦平原上, 身直立、爪宽平的动物”。他重述了他在 510/1116—7 年在你沙不儿听到的关于一支商队的故事, 这支商队在赴中国的途中, “在一沙山上遇一妇人, 光着

子,大过马驴⑧;还有双峰野驼⑨。

他们从该地到达阿儿里黑(Arlex)⑩、曲鲁格(K'ullug)⑪、

头,裸体,形态极美,体似丝柏,月儿般的面孔,长头发,立着向我们张望。尽管我们跟她说话,她却不回答;我们接近她时,她逃跑了,奔走之速恐怕连马都追不上她。我们的骡夫是突厥人,说这是野人,他们称之为 nasnās”。马发集把这些野人,有时说成是在乌什吐鲁番和喀什噶尔之间的“草地和草原上”,有时又说是在“巴达克山和喀什噶尔之间的沙漠中”。马发集还谈到在南阿拉伯猎取这些动物为食的可怕故事。见米诺尔斯基编译《马发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伦敦,1942。

⑦ 这必定是普列兹瓦斯基马,它今天“濒于绝种,可能仅生存在贝加尔湖和巴尔喀什之间,还生存在蒙古地区;它原来广泛分布在整个西伯利亚中部和南部”。见佛朗科斯·波列埃《世界上的哺乳动物》(伦敦,1955),页156。

⑧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突厥语qulan,蒙语čikitei。它在今天显然仅见于中蒙古的斡罗湖和察干湖。见埃列曼和莫里孙斯各特著《1758—1946年古北极和印度哺乳动物一览》(伦敦,1951),页342。卢不鲁克也谈到这些动物和骡子相似。

⑨ Camelus bactrianus ferus。它仍能在戈壁中找到。见埃列曼和莫里孙斯各特,前引书,页349。马发集也说,在乌什吐鲁番和喀什噶尔之间有 nasnās 和野驼。(这种双峰野驼在元代还很多,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中有首咏“驼蹄羹”的诗,诗序写道:“康居南鄙,伊丽迤西,沙磧斥鹵地,往往产野驼,与今双峰家驼无异,肉极美,蹄为羹,有自然绝味。”大概因这个原因,双峰驼遭到大量捕杀。1980年6月16日,我国考查队在新疆库木库都克西发现十七只双峰野驼。——中译者注)

⑩ 这就是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 Yarliḡ,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每法儿珊约合三英里余)。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的耶勒,轮台(乌鲁木齐)以东一百八十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柏杨驿。哈密尔顿似有道理地提出,此名义为“有峭壁(yar)之地”。

⑪ 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之俱六,在耶勒以西八十里,约相当于今天的阜康。哈密尔顿还认为它是《霍杜德》中的*Köllüg, köl“湖”的派生词,意思是“有湖之地。”

835032

英格黑 (Yngax)^①、彰八里 (Ĵanbalex)^②、古塔巴 (Xut'ap-ay)^③、仰吉八里 (Angibalex)^④。

然后,他们进入突厥地 (T'urk'astan)^⑤, 从那里, [他们进]向额果波鲁 (Ergop'orug)^⑥ 和丁柯八里 (Dingabalex)^⑦、普刺 (P'ulad);^⑧ 经苏特库耳 (Sutk'öl), 即乳海^⑨, 他们抵达阿

① 非如哈密尔顿把它读作 yəngax, y- 是母音前的介词 i“在……中, 到……里去”的形式。他还把它考证为《霍杜德》中的 “T. nzāgh-art”, “一座土山……和一个供商人住的驿站”。

② 喀什噶里的 Ĵan Baliq, 畏吾儿五城之一。有关译文见克劳松,《畏吾儿的名字》, 载《皇家亚洲学报》, 1963 年第 3、4 卷, 页 140—149 (140—141)。哈密尔顿把它考为唐代的张城, 在轮台(乌鲁木齐)以西一百五十里, 近今天的乌鲁木齐西面五十英里的昌吉。

③ 今呼图壁, 大约在昌吉西三十五英里。

④ 喀什噶里的 Yangi Baliq “新城”, 畏吾儿的五城之一。见克劳松, 前引文。据哈密尔顿说, 它位于今玛纳斯附近。(据《西域图志》和《西域水道记》说, 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墟旧址, 曰阳巴勒噶逊, 当即元代之仰吉八里。巴勒噶逊=八刺哈孙, 即 Balaqasun 的对音, 蒙语义为“城”, 与突厥语八里 [baliq, baligh] “城”同义。——中译者注。)

⑤ 海屯显然没有把固定的(及信佛的)畏吾儿人当成突厥人: 他只是在离开他们的土地, 进入哈喇鲁的土地后, 才觉得自己到了“突厥地”。

⑥ 哈密尔顿把它考为《霍杜德》中的 “Irgūzgkath (?)”, “一个有牧地……和泉水的驿站。他把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

⑦ 此名为一亚美尼亚语复合词 Ding + balex (=突厥语 baliq “城”)。Ding 为“精河”之精, 即今精河城, 或在其附近, 据柔克义说, 城紧靠艾比湖南, 在一条流入该湖的同名河畔。

⑧ 波斯史家的 Pūlād, 卢不鲁克的 Bolat, 不里(察合台孙, 曾远征欧洲)的日耳曼俘囚在此城挖掘金子和制造武器。(布列资须奈德认为此城当在流入艾比湖的博尔塔拉河谷。城名和波斯语 pōlād/pūlād, “钢”[蒙语 bolud], 必有某种关系。元代有普刺、不刺、孛罗等译, 从海屯行程看, 它只能在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 可能在今三台——中译者注。)

⑨ 直译是, “经苏特库耳和经乳海。” Süt-köl, 来源于突厥语 sūt “乳”和 köl “湖”, 即赛里木湖, (新疆的天池)。此突厥名见于拉施特《史集》等书, 据布列资须奈德说, 它仍为吉尔吉斯人所使用。也许赛里木湖就是北亚许多民族神话中传说的乳湖。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罗里(Alualex)①和亦刺八里(Ilabalex)②,渡过叫做亦刺速(Ila'-

① 可能系誊写者对早期的 Alvalex 的异写,原 Almalex 的讹误。阿里麻里义为“苹果园”,位于伊犁河谷中,距后来的库尔扎不远。在这“鞑靼帝国中的 Armalec 城”,圣方济各会的教士在 1339 或 1340 年遇难。见玉尔《中国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三卷,页 31—32。克劳松在一封信中指出:“Almalik 不止是一个地方的名字。除已知的这里提到的名字外,在 Usrushuna 还有一处,可能别的地方还有。迄今为止,最早提到 Almalik 的材料,是八世纪初叶的一份粟特文书,得自慕格山 (Mount Mug)。这份材料是 Sogdiyskiye Dokumenty s Gory Mug, pt. III, Khozyaystvennye Dokumenty, 编者为 M. N. Bogolyubov 和 O. I. Smirnova, 页 45 Document BI 第 4 行 'δmδwkč γwβw 'Almaluk 的君王'(同见页 101)。但不知指那一处。”(清代研究西北的地理学家中,已有人怀疑《元史》的阿力麻里、野里麻里等等,不仅指一地,即是说,除伊犁河谷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外,还有别的叫这个名字的地方。例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边,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归”,野里麻里即《元史·伯颜传》中之阿力麻里,其地既在和林北,当非伊犁河谷中之阿力麻里。当时察合台后王已与海都勾结,共叛元廷,北平王南木合〔那木罕〕当不得远至察合台的分地。又据《元史·西北地附录》阿里麻里条下载:“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鹘五城,唐号北庭,置都护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举兵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以皇子北平王统诸军于阿力麻里以镇之,命丞相安童往辅之。”这个记载问题颇多。既云阿力麻里在回鹘五城〔别失八里〕西北四五千里,似应指察合台分地内之阿力麻里。海都为窝阔台孙,分地的中心当在霍博克河及额敏河流域。因此,《元史》在这里可能把两个阿力麻里弄混了。——中译者注。)

② 中国中世纪地图上的亦刺八里,地在阿里麻里西南。Illanbalex 之 -n- 是附于 Ila 之后的亚美尼亚语定冠词, Ila 为突厥语 Ila“Ili”, -balex 为突厥语 baliq “城”。(亦刺八里一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中译者注。)

nsu)①的河流,越过拖罗斯 (Tōros)山的分支②,他们到达答刺速 (Talas),朝见旭烈兀 (Hulawu)。旭烈兀是蒙哥汗之弟,以东部地区为他的分地。

接着是向西北行,他们进抵忽秃黑昔 (Xutuxči)、别儿康特 (Berk'ant'), 苏古尔干 (Suγulyan)、兀罗唆干 (Urosoyan)、卡依康特 (K'ayik'ant)、忽扎黑 (Xuzax)——即卡莫斯 (K'amoc)、罕塔火亦儿 (Xntaxoyr)、③ 昔格纳黑 (Synax)④,它是⑤ 哈儿出黑 (Xarcux) 山⑥,塞勒朮克人 (Salčuk'ik)⑦发源于此,它始自拖罗斯岭⑧,延至八儿真 (P'arčin)⑨,然后分开。

他们从那里进见拔都之子撒里答,他正去朝觐蒙哥汗。然后从该地来到昔格纳黑、撒甫朗 (Sawran)⑩——它很大,再至

① 伊犁河。-su, 突厥语 su “水”、“河”。

② 显然就是阿拉套山,据认为是亚历山德诺夫斯基岭的东脉。

③ 这些地名,明显地在锡尔河右岸,答刺速和昔格纳黑之间,但均未考证出来。

④ 昔格纳黑位于今苏纳克库尔干,即苏纳克阿塔的废址上,图门阿雷克驿站以北六七十英里。

⑤ 这里似应理解为“这些地点在……中”之意,语法结构较随便和不严格。

⑥ 《扎发纳美》(《帖木儿武功记》)(页 272)的 Qaračuq 山脉,今卡拉套。

⑦ Salčuk'i 的复数, -i 显然为波斯语形容词尾 -i, 一般写作 Seljuqs。

⑧ 指亚历山德诺夫斯基岭。

⑨ 迦儿宾作 Barchin, 又有 Barčīn、Barčīnlīyor、Barčīnlīy-kent 等形(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页 179 和注③)。它在昔格纳黑和毡的之间。

⑩ 又作 Sabrān/Saurān, 其遗址在今土尔克斯坦西北三十英里。

哈刺出黑 (Xaračux)^①、阿松(Ason)^②、撒甫里 (Sawri)^③、讹答刺 (Ot'rar)、佐儿奴黑 (Zurnux)^④、底扎克 (Dizak)^⑤；从该地，经三十天旅程^⑥，抵撒麻耳干 (Samarγand)、撒里普耳(Sarip'ul)^⑦、起儿漫 (K'rman)^⑧ 和不花刺 (Buxaray)。然后，他们渡过只浑 (Ĵehun)^⑨ 大河，到达马鲁 (Mrmən)^⑩、撒刺哈夕 (Saraxs)，再到途思 (Tus)，它位于称作罗格斯坦 (Roγastan)^⑪ 的呼罗珊 (Xorasan) 对面；进入柁楞答而 (Mazandaran)^⑫，由此地〔他们抵〕不思坦 (Bstan)^⑬，再入没里奚 (Mul-

① 《扎发纳美》(页 503) 提到在 Yasi 和 Sabrān 之间有个叫 Qaračux 的地方。

② 刘枢首先把 Ason (-n 是亚美尼亚语的定冠词) 考为 Yasi (Yasī), 早期的 Šāvγar, 今哈萨克斯坦的土尔克斯坦。

③ 无考。

④ 志费尼和《扎发纳美》作 Zarnūq (Zurnūq), 后者(第二卷, 页 646) 把它说成是跋者帖木儿从撒马尔罕到斡脱罗儿途中、锡尔河前的最后一站。它明显地就是《霍杜德》(“天下的疆域”)(页 119) 的 “Dhar-nūkh”, “河畔的一村镇, 繁荣但人口不多。”

⑤ 《霍杜德》(页 115) 的 Dizak, 《扎发纳美》(页 95, 161, 162) 的 Dizaq: 今乌兹别克的治扎克。

⑥ 如布列资须奈德所指出, 日期上必定有误。

⑦ 即 Sar-i-Pul, 早期的 Xušūfayn。该堡的遗址距卡塔库尔干四英里。

⑧ Karminiya, 今克尔米涅。

⑨ Ĵaihun, 指乌浒水。

⑩ 即 Merv。Mrmən 可能系原文 Mrvən 之误, -n 是定冠词。

⑪ 多半用来代替原来的 *K'ōhastan, 即 Kōhistān (Quhistan)。那么, 我们能将原文稍加改动地读作“途思, 它面对叫做 *K'ōhastan 的呼罗珊那部分。” Quhistān 和 Sijistān (Sistān) 一样, 通常被回教地理学家视为呼罗珊的属邑。

⑫ 一行人很难说已进入柁楞答而本土, 但他们可能越过古尔甘的南境; 它有时被认为是该省的一部分。

⑬ 库米思的比思塔姆。

hed)①领域内的伊刺克(Eray)②国土,抵达担寒(Damyayn)③、刺夷(Rē)④大城和可疾云(Xzuin)⑤;由此到达阿八哈耳(Awhar)⑥、赞章(Zangian)⑦、米亚纳(Miana)⑧,并于十二天内抵帖必力思(T'avrēz)⑨。二十六天后,他们渡过额雷思河(Erassx)⑩,抵息西安(Sisian)⑪,进见鞑靼军统帅拜住那颜;然后他把他们送往火者那颜(Xoja Nuin)处,此人是拜住留下来统领军队的副帅,他本人则和大将们去迎接进入东部地区的蒙哥汗之弟。

同时时候,虔诚的国王海屯,到达他曾寄存行李辎重的瓦尔

① 阿拉伯—波斯语的 mulhid (复数为 malahida), 指亦思马因人。(亦思马因人被认为是伊斯兰的异端,有关的中外文献记载,可见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译者注。)

② 'Irāq ('Irāq-i-'Ajam), 早期的哲巴勒 (Jībāl)。

③ 今达姆干,它并非如此处说在伊刺克,而是在库米思,且为后者之首镇。

④ Ray, 古典的 Rhages, 在德黑兰以南几英里。

⑤ 今卡兹文。

⑥ Abhar。《霍杜德》(页 132、383)作通俗形式 Auhar。

⑦ 今曾姜。

⑧ 今米阿内。

⑨ 今大不里士。

⑩ 阿腊克斯河。

⑪ 如布列资须奈德最早指出, Sisian 相当于 Sitiens (Siciens), 拜住的夏季营地, 1247 年他在那里接待了教士阿普林, 及其同伴, 并把他致因那曾四世的复信交给他们。这个村镇至今仍湮没无闻: 伯希和在《蒙古和罗马教廷》(页 103—106)中, 较长地讨论了它的所在, 但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事实上, 息西安在今天是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息西安县的行政中心, 位于埃里温巴库铁路线上纳希契凡东北一百英里。见《苏联大百科全书》。

丹尼斯村曲儿忒王府，等待教士巴儿西格到来。他再派该教士出使拔都，向拔都出示蒙哥汗的诏书和敕令，以此他能颁发内容相同的敕令。

当时，他留在该地照看教堂事务的教长雅各，还有他往朝蒙哥时遣使拔都归来的教长穆锡帖尔，前去看他；还有去见他的主教、教长、教士和基督教王公，他都亲切地接待他们，因为他是个温和的人，贤明而精通《圣经》。他以他的资财馈赠他们，一一愉快地把他们遣走；他还把僧袍赠给教堂作装饰，这是由于他极爱弥撒和教堂。他接待各国的基督徒，恳请他们彼此间和睦相处，如基督之兄弟手足，乃至如上帝之旨意称：“全人类将因之得知汝辈为吾之信徒，若汝辈彼此相亲。”

他告诉我们他耳闻目睹的有关蛮族的奇事。他说：在契丹 (Tatayik)^① 那边有个国家，其中女的是人形，天赋理智，但男人却是狗形，缺乏理智，大而有毛。狗不许人进入他们的国土。他们狩猎，他们和妇女就靠此为生。狗和妇女交配，生男为狗形，生女为女形^②。

还有个沙岛^③，上面长着一种树枝般的珍贵骨头，叫做“鱼齿”；把它砍断时，另一支就象鹿角那样在原处长出来。

还有个国家，有很多偶像教徒，他们礼拜很大的称作释伽

① 指中国人，源出波斯语 Xitā'i/Xatā'i，以亚美尼亚语名词主格复数 -k' 为结尾。

② 迦儿宾也谈到狗及人妻的故事。（中国历史文献中常有狗国或狗形人的传说，但这里似确有所指，见《中译者前言》。——中译者注。）

③ “沙岛”显然模糊地指新西伯利亚岛，今天仍能在那里采集到猛犸象牙。

牟尼 (Šakmonia)^① 的泥塑像；他们说，[这是]三千五十岁的神。再过三十五土绵 (tumans)^② 年——一土绵是一万，他将被另一个叫做弥勒佛 (Maṭrin)^③ 的神剥夺他的神性，而他们已在一座美丽的庙宇中给弥勒佛塑造了巨大的泥像。

而且整个国家，女人和小孩都算在内，都是称为脱因 (toyin)^④ 的教士。他们剃光了头和胡须；象基督徒那样穿上黄袍，但他们是在胸上，而不是从肩上穿袍子。他们在饮食和婚姻方面都有节制。他们二十岁娶妻，到三十岁时，每周跟她睡三次觉，四十岁时一月一次，迄至五十岁，每年三次；五十以后再不接近她^⑤。

有学识的国王讲了许多其他有关蛮族的事，我们予以省略，以免显得啰嗦。

他离开蒙哥汗后八个月返抵亚美尼亚；这是亚美尼亚纪年的 704 年^⑥。

① Śākyamuni (马可波罗的 Sagamoni Borcan)，指历史上的佛陀，大约生于公元前 560 年。

② 突厥语和蒙古语 tümen “一万”：A 种吐火罗语 tmam 和 B 种吐火罗语 tumani 的借词。

③ 关于弥勒佛 (Maitreya)，未来的佛，见爱德华·孔兹著《佛教，其性质及发展》(牛津，1951)，页 116—117。在释迦牟尼时代，人的生命是按一百年计算；但因他的罪行日增，他的生命时间将缩短到最后平均仅十年。这时他将修行补德，当他德行增加时，生命时间也可望延长。因为行善，人类将达到平均能活八万年，这时，仅在这时，在如意天上的弥勒佛将降落人世。

④ 突厥语 toyin，“僧侣”，汉语的“道人。”(脱因一名见《一二九六年河南安阳白龙王庙圣旨碑》，系从蒙语 doin [道人]再转译为汉语的谐音。参看冯承钧编《元代白话碑》。——中译者注。)

⑤ 卢不鲁克也谈到一些类似的情节，指畏吾儿佛教徒而言。

⑥ 公元 1255 年。

鄂多立克东游录

[意] 鄂多立克 著

何高济 译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Described

by

Friar Odoric the Bohemian, of Friuli

in the Province of Saint Anthony

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I

目 录

中译者前言.....27

鄂多立克东游录.....31

1. 该僧侣在特列比松和在大亚美尼亚的见闻 (31)
2. 讨来思城和孙丹尼亚城, 那里居住着波斯皇帝 (33)
3. 关于袄教的城市; 以及沙海、忽斯国 (35)
4. 僧侣鄂多立克谈及迦勒底人民的风俗; 内陆的印度; 忽里模子 (37)
5. 船身中无铁钉的船; 僧侣鄂多立克乘一艘这样的船到达印度的塔纳 (38)
6. 四名僧侣在塔纳城殉教的史实 (40)
7. 续前 (41)
8. 续前 (42)
9. 续前 (43)
10. 续前 (44)
11. 续前 (45)
12. 续前 (47)
13. 僧侣鄂多立克怎样收拾四个僧侣的骨骸; 以及由此产生的奇迹 (47)
14. 续前 (48)
15. 续前 (49)
16. 僧侣鄂多立克处置了四个僧侣的事; 现在他叙述无离拔国和胡椒的生产 (50)
17. 僧侣鄂多立克叙述波郎布偶像教徒的风俗 (51)
18. 马八儿国, 那里有圣托马斯的尸体 (53)
19. 偶像教徒的其他风俗 (54)
20. 南巫里国, 北极星在那里隐没; 以及苏门答腊国 (55)
21. 该僧侣谈到叫做爪哇的宝岛 (56)
22. 谈谈塔纳马辛国, 出面粉的树, 以及其他异事 (57)
23. 占婆的国王怎样拥有很多大象和妻妾 (59)
24. 关于尼科弗朗岛, 那里的男人是狗面 (60)
25. 关于锡兰岛, 及其有关的异事 (61)
26. 关于叫做朵丁的岛屿, 以及那里的恶习 (62)
27. 略谈印度及其岛屿 (63)
28. 僧侣鄂多立克来到上印度和蛮子省, 并且谈到它们 (63)
29. 辛迦兰大城 (64)
30. 关于名叫刺桐的名城; 其百姓怎样供奉他们的神 (65)
31. 该僧侣叙述福州城及其异事; 还谈到罕见的捕鱼法 (66)
32. 关于杭州城, 它是世上最大的城市 (67)
33. 僧侣鄂多立克在一座偶像寺院所见的奇景 (68)
34. 关于叫做金陵府的城市、塔

- 刺伊大河,以及矮人(69) 35. 关于扬州和明州城(70)
36. 哈刺沐涟河; 以及僧侣鄂多立克访问的一些其他城市(71)
37. 该僧侣抵达汗八里, 对它的描述, 关于那里的大可汗的宫殿(72) 38. 该僧侣叙述汗廷的情况(74) 39. 大可汗出巡时的次序(76) 40. 汗域之广大; 其中的客栈怎样得到供给; 消息怎样送给君王(77) 41. 有关汗的大狩猎(78) 42. 关于汗所保留的四大节日(79) 43. 关于一种生产类似羊羔动物的瓜(81) 44. 离契丹后, 该僧侣叙述属于长老约翰和其他人的各种国家(81) 45. 关于土番国, 那里住着偶像教徒的教皇(82) 46. 蛮子国中的一个富人, 他怎样由五十个少女喂食(83) 47. 山中老人及其结局(84) 48. 僧侣们怎样对付鞑靼地方的魔鬼(85) 49. 该僧侣叙述他看见的恐怖谷(86) 50. 僧侣鄂多立克证实他所述为真(87) 51. 巴萨诺的僧侣马契辛诺补充他的话; 叙述他听鄂多立克谈的一段趣闻(87) 52. 僧侣鄂多立克的升天(88)

